

研究顯示越來越多學生作弊，高成就者也不例外

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在過去一年間大規模的作弊情事在全國幾間最具競爭力的學校中被發現了，例如曼哈頓的 Stuyvesant 高中，空軍學苑 (Air Force Academy)，以及最近發現的哈佛大學。

學生行為和態度的研究顯示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在某程度上違反了學術倫理標準，而且學術上高成就的人跟其他人一樣可能會有這些行為。此外，有證據顯示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十年間已經惡化了。

專家說這些行為背後的理由相對簡單：作弊越來越容易了，而且也越來越被容忍，又加上學校跟家長都未能提供學生反覆強大的訊息以說明甚麼是容許的、甚麼不是。

Rutgers 大學商學院教授、同時也是作弊行為的領導研究者 Donald L. McCabe 說：「當學生越來越有競爭力、又處在更多壓力下，我覺得如果他們同時也開始越來越常給自己藉口逃離對自己和他人的義務，一點也不奇怪，而且這甚至還受到他們週遭的大人們的鼓勵。」

他說：「永遠都有掙扎的學生透過作弊來存活，但是越來越常見到的是，有成績頂尖的學生透過作弊來確保更傑出的表現。」

網路開始讓作弊越來越容易了，讓學生可以立刻與正確答案、可以提供答案的朋友、或可以抄襲的作品連結上。數代的研究已經顯示不道德行為有個重要因素：這種行為可以很難、也可以很簡單。

Duquesne 大學的 Jeffrey A. Roberts 和 David M. Wasieleski 最近所作出的研究顯示，當大學生在作作業時被允許使用的線上工具越多，他們就越可能剪貼其他人的作品。

網路已經改變了人們的態度，在一個即時下載、搜尋、剪下和貼上的世界裡，所有權和作者權的概念已經被放寬了。教學中越來越加強的學生分組合作作業也很可能擔綱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管理學院的副教授 Wasieleski 先生說：「很令人驚訝，學生對於什麼行為會構成抄襲或作弊，竟然不太清楚。」

哈佛教育研究所的教授 Howard Gardner 說，他研究專業和學術倫理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倫理的肌肉已經癱瘓了」，部分因為這是一個為成功喝采的文化，而不論這份成功是怎麼得來的。

他說他在菁英大學的學生身上發現的態度是：「我們想要變有名和成功，我們覺得我們的大學正在教學上走捷徑，但如果我們沒跟上就會被別人擠掉，當有一天我

們走過去以後，我們就會成為楷模人物。但在那之前，就先放過我們吧。」

無數的計畫和研究顯示，經常加強的標準對師生而言都能夠減少作弊的情事。但專家指出多數的學校都未能作到這點。Bryant 大學的卓越學術中心主任 Laurie L. Hazard 說：「學術機構在教育學生方面、在加強這些標準上面、在給予教師清楚程序方面，都未能把這些界線解釋得很清楚和一貫。在大學用來幫助新生適應由高中過渡到大學的課程當中，學生被提供關於包括從食物到交友等各方面的諮商，但幾乎沒有時間被花在作弊相關的課題上。」

耶魯日報上的一則對耶魯大學生所作出的 2010 年調查顯示，多數學生根本沒有看過學校對學術倫理上的政策，而且多數學生不確定分享或是回收利用他們之前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被容許的。

在對學校提供倫理教育諮詢服務的 Josephson 倫理機構所作出的高中學生調查當中，有五分之三的學生承認在前一年度曾經作弊過，但大概有五分之四的學生都說他們自己的倫理表現在平均水準之上。

該機構的主席 Michael Josephson 說：「很少有學校『在學術倫理上作任何有意義的強調，而在這件事上大學甚至比高中表現得更無所謂。』」他說：「當你開始讓學生回家考試卻又叫孩子不可以討論這項考試時，或是當你讓他們帶智慧型手機進去考試的時候，這就是在邀請學生作弊。」

哈佛大學在八月下旬揭露了一個案件涉及一門 279 名學生註冊的大學部課程中的回家考試。該校目前都還沒就該案中的指控舉行聽證會，而這些指控大概要花上數個月才能解決。

官員說考卷中的相似處暗示該堂課上幾乎半數的學生都違反了禁止抄襲和合寫作業的規則，有部分被指控的學生說他們的行為是無辜的或是落在灰色地帶的。McCabe 先生在全國各地進行的這項調查，已經發現多數大學學生都認為跟其他人合作，即使是被禁止的合作，仍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錯誤或是根本不構成錯誤。約有半數對於改寫或是剪貼他人作品卻不標名出處抱持著相同的看法。此外，多數接受調查的高中老師和大學教授都未追究他們發現的違例事件。

專家說，除了學生、學校和科技以外，家長也是該負責的人之一。他們引用相關調查、真人軼事、如「我世代（“Generation Me”）一書作者 Jean M. Twenge 的作品等來論述自從 1960 年代開始，家庭教育已經從強調服從、榮譽和尊敬權威轉為「在順著他們的野心謀取物質世界上的成就的同時，增進孩童們的快樂。」

「創造符合倫理的學術環境」（“Creating the Ethical Academy”）一書作者同時也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學術倫理辦公室主任的 Tricia Bertram Gallant 說：「我們現在有一種文化，那就是我們無法接受孩子們犯錯和失敗，而當他們犯錯和失敗時，我們就想要怪到別人身上。三、四十年前，家長會走進來然後拎著他們

孩子的耳朵，對他吼叫並且把他拽回加。」

教育家述說著學生的故事，故事當中的學生不只把家長的熱切幫助當作理所當然，而且那些「幫助」都還會弄髒了這個字本來的意義。

Gallant 小姐回響對一個學生的倫理諮詢經驗，那位學生會在交報告前把研究報告讓她媽媽先看過，而且她不認為這樣有錯。而那份報告，她媽媽不但大量改寫過了，甚至在改寫過程中又大量抄襲了其他人的作品。Gallant 小姐說：「我問她，『所以這件事的啟示是？』她完全認真地回答我說：『要再檢查一次媽媽所寫的東西？』」

資料來源：2012 年 9 月 8 日

紐約時報A14 版

連結網址：

<http://www.nytimes.com/2012/09/08/education/studies-show-more-students-cheat-even-high-achievers.html?smid=pl-share>

